

星雲對臨濟禪的詮釋

麻天祥

武漢大學哲學學院中哲史室主任

提要：縱觀中國佛教的歷史，顯而易見，星雲是在世界範圍內實踐並推動人間佛教的工程師。他說：「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、人要的、淨化的、善美的，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增進的教法。」[註 1]基於這樣的理念，他數十年如一日，奔走人海，摩頂放踵，百挫而無反顧。如果說太虛在中國近代史上提出了人間佛教的概念，並嘗試系統化的理論論證，那麼，星雲無疑是全面實踐人間佛教的第一人。從表面上看，星雲的人間佛教模式是對太虛思想的繼承、發展和實踐，其實不然；從思惟邏輯和歷史發展上講，星雲的思想顯然是對佛法世出世間的全面理解，是對中國佛教歷代高僧大德實現覺悟之路的契合，是對臨濟禪的現代詮釋。

毋庸置疑，佛教以覺悟為終極追求，以覺行圓滿為最高境界，覺悟諸法因緣所生，故萬象皆假、皆幻、皆空，也就是中。所以「佛」，即此「覺」為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。然而，覺行圓滿有賴於自覺、覺他，佛的最高果位也需藉悲智雙運、利益眾生的菩薩行方能成就。換句話說，實現覺悟成佛的超越追求，必須以現實人生為依託，引領世間眾生同趨覺路。這就是「上求無生，下教十善」，即禪門常說的「不離世間覺」。佛法正是以這樣的悖論對世出世間予以辯證思惟的，自然也就為人間佛教思想奠定了合理性的邏輯思惟基礎。

就禪宗思想而言，通常說「南頓北漸」，雖然顯示以「悟」為根本，但悟是整個佛教的終極追求，而不是禪宗的標識。禪宗突出的是「於相離相」、「於念離念」，集中表現為實現覺悟，通向終極之路的方法論的探討。換句話說，禪宗之所以為禪宗，關鍵在於實現目的的方法，而不在於目標。[註 2]臨濟禪尤不能例外，「喝」便是它的家風。所謂三玄、三要、四料簡、四照用，都是它實現成佛的獨特手段。星雲對臨濟禪的詮釋不僅在於方法，而且著眼於向禪和整個佛教思想的回歸；不僅用語言文字，而且以身體力行的社會實踐。

一、星雲和臨濟禪的全機大用

宋明以下，佛教世界莫非禪宗，禪早已是佛教的代名詞，不過，臨濟、曹洞還是佔據一花五葉的主流。時至上個世紀初，佛教界尤其呈現綜合的趨勢。正像太虛說的那樣，八宗為「同一教乘」，「教為詮理」，「理為起行」，為「不拘一宗」的綜合思想提供了合理性的

證據。虛雲則兼挑五宗，以制度化的形式展示綜合的必然趨勢。但是在一般的寺院裡，難免還是要強調師承，重視家風。佔據主流的臨濟宗也難免俗。星雲就是在綜合與「分宗專究」的歷史條件下，於十二歲的童稚之年，投南京棲霞山寺志開上人出家的[註 3]，成為臨濟四十八代傳人，從而同臨濟禪結下了不解之緣。同時在南京，星雲還參與了華藏寺職事發起的革新佛教運動，只是由於推動「新佛教運動」、「新生活規約」不能獲得經懺道場住眾的奉行，而在一番爭議後，終於在一九四九年離開大陸，作為僧侶救護隊渡海而至台灣。

少年星雲在寺院裡接受了嚴格，甚至可以說有點殘酷的訓練，但是卻沒有長期親炙過任何一位老師，直到成名後的今天，他還抱著無限的遺憾說，「當時，如果有一位大德能指導我……必然會有很大的效果」。[註 4]也正因為如此，才能使星雲不拘一格、不拘一宗（臨濟禪），與時俱進，從而使人間佛教脫穎而出。

眾所周知，臨濟宗以「喝」風靡天下，有「五逆聞雷」、「全機大用」之稱。《五家宗旨纂要》說臨濟家風「棒喝齊施，虎驟龍奔，星馳電掣，負沖天意氣」，「卷舒縱擒，殺活自在，掃除情見」，「以無位真人為宗，或喝或棒，或豎拂明之」。「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，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，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，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」。充分體現了臨濟禪單刀直入，斬斷邏輯思惟，覺悟心性、覺悟人生的峻烈風格。概括起來就是：因材施教、簡便透脫。

往深處探討，臨濟接引學人，還有許多內容。所謂一喝具「三玄」[註 5]（原則）、一玄具「三要」[註 6]（要點）和因材施教的「四料簡」[註 7]（度量簡別）。簡單的說就是「喝」，在「喝」中斷滅知障，在「喝」中明心見性。正所謂「青天轟霹靂，陸地起波濤」[註 8]。顯而易見，「喝」的原則、要點、區別，都是反觀自心、覺悟人生的方法和途徑。也就是說，所有這些接引學人的手段、要求，都是可以變通的權宜之法，而非不變的終極追求。星雲正是注意到了這一點，才能實現對臨濟禪綜合與創新性的詮釋。

星雲特別指出：「所謂家風，乃指祖師接引後學的權宜之法。」他對臨濟禪的解釋也一如上述。比如「臨濟勢勝」、「機鋒峻嚴」、「三玄三要、四料簡等」，本質上「同為以心印心」的「無言之教」[註 9]。在談到禪與打坐的關係時，他又引證惠能偈「生來坐不臥，死去臥不坐，元是臭骨頭，何為立功過」，明確指出，「參禪不一定要打坐，搬柴運水無非是禪，吃飯穿衣也充滿禪機」，參禪的目的「是為了解開悟」。[註 10]可以看出，星雲簡別權、經，始終以禪門家風為權宜之方便，而不致把方法當作目的，當作對自心的終極關懷，揚棄了禪宗末流「目標置換」的偏頗。

從禪宗臨濟一葉來講，星雲自然是臨濟四十八代傳人，但由整個佛教而論，星雲更是佛陀的傳人。記得他說，從嚴格的意義上講，他沒有真正的師承，他的思想不是吸取某個人的觀念，也「不是受哪個人的影響」[註 11]。雖然他曾經有一個偉大的師父，但是他說：「我在外參學，幾年也見不到他一面，更遑論親近請益。」[註 12]「人間佛教的思想，其實是我本來

的性格」，「與生俱來的性格」，[註 13]當然也是「佛陀的本懷」[註 14]。「人間佛教並非創新，而是釋迦牟尼一脈相承的教法」[註 15]。因此可以這樣說，星雲作為臨濟宗的傳人不僅具有臨濟的家風，更秉承了佛陀的本懷，或者說是上承釋迦，下依本性，而以己意進退臨濟禪法，從而為綜合創新的人間佛教奠定寬廣深厚的沃土。

二、出世入世、以死觀生的佛陀本懷和殺活自在的臨濟禪

通常總是說，佛說一切皆空，人生無常，如夢幻泡影，追求虛幻的彼岸世界，表現為遁隱山林，去情滅志，不食人間煙火，謂之「出世」。然而，修行總離不開現實人生，故又謂之「入世」，似乎佛法存在出世和入世兩個方面，其實這只是為了表述的方便。事實上，佛法就是人間的法、人生的法。

世，梵文 *Loka* 的意譯，指時間，即過去、現在和未來，《楞嚴經》云：「世為遷流。」可毀壞、墮生滅者。間乃「中」義，也有間隔之義。簡單的說，世間就是時間和空間，指的是人的生存和生存環境，即「有情世間」和「器世間」。「出」的意思並非脫離、割捨，而是超越或擺脫限制的自在。出世的本意應當是超越時間和空間，實現人生的不生不滅、眾生一體，契合無間。換句話說，就是要在不受時空限制的理想層面上審視生存和生存環境，建設理想的社會生活，即淨土世界。從哲學上講，就是觀、觀照，或稱反觀。歷代高僧大德所謂不離世間、不捨世間，說的就是這個意思。由此可見，人間佛教的要義正是佛陀的本願，是同「覺悟」緊密相連的終極關懷。

釋迦出家，菩提證道，也就是出世，因緣就在不忍見人間之苦，而欲改良社會，濟度眾生。禪宗宗門反覆強調不離世間、不捨世間，要在行住坐臥、擔水劈柴的日常活動中自覺、覺他。臨濟宗的全機大用無非也是如此。「機」就是方法，「用」則是以完美的心性建設人生、服務人生、昇華人生。臨濟的創始人義玄於黃檗門下問「如何是佛祖西來意」？三問三遭打，直到最後從黃檗手中接過鋤頭栽松，並說「一為山門作境致，二為後人作標榜」，才得到黃檗的首肯，關鍵就在於他對現實的契合，對人生的不離不棄，對自性的深刻追尋。「路逢劍客須呈劍，不是詩人不獻詩」，集中表現了義玄機用一致的現實主義精神。

臨濟門下同樣奉守「即心即佛」，而且認為，識得生死便是佛，不過把生死比作白天黑夜，而無所謂生，也無所謂死。[註 16]這也是對生存的深刻見解。五祖法演關於小豔詩的故事[註 17]，談的是現實的情；莫將居士「萬千差別無覓處，得來全在鼻尖頭」，說的是真實的感；著名的黃龍三關「生緣何處」之問，突顯的是踏實的生。真情實感，腳踏實地之生，充分顯示臨濟禪的全機大用無非借助殺活自在的方法，斬斷邏輯思惟，在無念中覺，在無相中悟，悟在當下，悟在現實，悟在人間。臨濟的全機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人生社會之大用。星雲對臨濟禪的詮釋著眼點就在這裡。

毫無疑問，星雲對臨濟禪或者說對佛法的理解是它的人性、社會性、參與精神和組織建設，具體說便是對人和人的生存環境的關注。「人間佛教」的概念的應用並非說還有非人間的佛教，或者說出世的佛教，也只是方便說法而已。概括起來說就是三間、三事或四大宗旨。

所謂三間，就是星雲強調要首先處理的時間、空間和人間，即佛說的「有情世間」和「器世間」。他指出：

我們談到生活，先要處理人生三間，就是時間、空間、人間。認識到時間失去了，時間不會再來！空間失去了，空間還有別的用途！人間失去了，人間不能回復！接著要重視人生三理：地理、人理、天理，若能處處用心，就會通身是手眼，志業開闊，生活自然就平順了。[註 18]

如此對佛教人間性的詮釋，同佛法中「出世」的本義顯然符契，這就是出世入世。出世入世，星雲的論述不勝枚舉。正像《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》中介紹的那樣：

人間佛教就是：佛說的、人要的、淨化的、善美的。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增進的教法，都是人間佛教。

佛陀出生在人間、修行在人間、成道在人間、弘化在人間，佛陀所有的教言無一不是以人為對象。可以說人間佛教就是佛陀本有的教化。[註 19]

時間、空間、人間都需要創造，時間的創造是要懂得哪些是有價值的，哪些是無價值的，在有價值的事物上多花些時間，深入那寶貴的時刻。

創造時間，乍聽起來很玄奧，星雲說起來卻很簡明：就是不要休息，因為「總有一天會永遠休息」；再者就是把「零碎的時間整合起來，就變成許多時間」。[註 20]他的生命是「一場與時間競賽的馬拉松賽跑」[註 21]，所以他確信有三百歲的人生，但「三百歲不是等待來的」，「而是自己努力辛勤創造出來的」，因為他能像孔子說的那樣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所以他自信地說：「我沒有時間老。」[註 22]如此創造時間，自信人生三百年，會當水擊三千里的氣概，不是對時間的超越又是什麼呢？

至於空間，他說得更明白：

空間的創造，有兩個方法，一個是一心一境，心裡空間不怕大；一個是一心多用，能量的發展不怕多。一心一境在修行上，是「心中無事一床寬」……一心多用，則是認識到一切眾生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不但要修行弘法，還要利益眾生、心憂國事，排難解紛……要做的事情可多了……（一心）用在各個層面都會是一念三千，法輪大轉，空間就會變得更大、更多、更美、更好了。

說到人間的創造，星雲首先強調，「人我之間是最難的」，並且講了一個故事予以說明。他說一個小孩子因為同別人吵架而覺得委屈，於是對著山谷大叫：「我恨你！」結果回聲傳來，使他更加傷心。他媽媽告訴他應當高喊：「我愛你！」回聲傳來的便是：「我愛你！」於是他告訴人們：「以恨只能換得恨，用愛才能贏得愛。」同時他還指出：「這不只是人間的生活，也是通向聖者的境界。」[註 23]由此可見，美好的人間，用愛相互擁抱而使之溫暖的人間，就是超越時間、空間的聖界，淨土也就是人的淨土、人間的淨土。

三事和四大宗旨的核心就在對於人的關懷。二十多年前，星雲為佛光山確立了四大宗旨，即以文化弘揚佛法、以教育培養人才、以慈善福利社會、以共修淨化人心。其中教育、文化、慈善三事，星雲又借慈航法師的話說明是「宗教生存的三大命脈」，並進一步強調：「一座寺廟蓋得如何的富麗堂皇，如果沒有教育、文化、慈善等事業作為內涵，不是完整的道場，只是虛有其表的建築而已。」[註 24]教育是教育人的教育，弘法是弘揚人的佛法，慈善是服務社會，當然也就是服務人的慈善！

關於教育，應當看到，自古以來，有「女學不在鬻門，而在寺觀之間」的說法，事實上不止女學，平民教育正是如此。寺院對傳統社會平民教育所起到的作用遠比官方教育大的多。星雲對人的教育的重視和付出的努力，自然也是對往聖絕學的繼承。

很明顯，星雲對臨濟禪的機用觀，或者直接說對佛法的詮釋，重視的是此時（時間）、此地（空間）、此人。但時是人的時，地是人的地，因此可以說他唯一關切的還是人。他注重的是人，致力的方向是社會，當然也不乏對制度化的組織建設的重視，事實上它們都是對人的關切——人心、人情、人格、人事、人道、人生、人緣、人意，一句話就是人間諸法。他一再要求要給人信心、給人歡喜、給人希望、給人方便。即使是對抽籤卜筮之類活動，同樣採取批判的、包容的態度，強調給人以純淨希望和美感。這就是「出世入世」的人間佛教，是為萬世開太平的人間佛教！正因為如此，才能使千年黯室，一燈即明！

當然，與三間直接相關的是生死。生死是人的根本問題，故佛說「生死事大」。人的問題的認識，絕大多數基於生死的認識。儒家重死，道家重生；基督教講復活，講道成肉身，本質上也是重生。佛法力圖超越生死，追求的是不生不滅的涅槃之境。臨濟宗人也曾將生死比作白天和黑夜，用一種悖論說明作為自然規律的生死的變化和永恆，目的在於引導人以平和的心態，坦然面對生和死。

星雲「用睡覺來觀照死亡」的「死生」觀，既是同臨濟禪生死思惟的契合，更是對佛法不生不滅、超越生死的中道觀，或者說生命哲學深入淺出的理性詮釋。

他還告訴我們，社會的動亂，讓他親身經歷了死亡，品嚐過死亡的滋味，但他是用佛家的大智慧，即不生不滅的生命哲學審視死亡的。面對死亡的超然，使他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了更多的平易。他說「死亡不必太害怕，還沒有到死的時候，就死不了」。這句聽起來似乎是不用解釋的大實話，實際上卻是以他那「出死入生」的生命觀，或者說是「以死觀生」的死生觀為底蘊的。他說：

我經常用睡覺來觀照死亡，有時候睡下去，很舒服，沒有知覺，和死亡沒有兩樣。我也經常用休息觀照死亡，太累了，該休息了，放下吧！那和死亡也沒有兩樣。

星雲還談到幾次核磁共振的體驗，以及他是如何觀照死亡的。他說，那是一個密閉的箱子，像一口棺材，裡面沒有光，也沒有聲音，沒有色彩，只覺得很舒服：「我入滅了！」他意識到這就是死亡。接著他便指出：

入滅是那樣，出來就昇華了，所以我們不要講生死，而要講死生。不只是生了才會有死，而是死才會生。「生死學」應該改成「死生學」，死亡才是開始，生才是未來。
[註 25]

對於人的根本問題生和死，星雲有如此灑脫的觀念，強調死是開始，生是未來（這裡姑且不論誰是誰非，因為包括生死在內的一切存在原本就不是基於邏輯，而是基於經驗，或者說理念），不僅給人以信心和希望，而且引導眾生消除死亡的恐懼。他就是這樣「但盡凡心，別無聖解」，以死觀生，出死入生。星雲的「死生學」同樣是以人為本位的人生佛學，是和佛教的中道觀，以及臨濟宗「生緣何處」一脈相承的全機大用。[註 26]

三、清通簡約、平易近人的醒世棒喝

從方法上講，臨濟以喝著稱，一喝千古，截斷眾流，目的是破除執著，反觀自心，無凡聖、無造作，悟在當下，悟得平常。凡對臨濟禪有所瞭解的，對此都有深刻印象。星雲接引學人，恰恰採用的是與臨濟禪和而不同，清通簡約、平易近人的醒世棒喝，尤其顯示了他的「人間佛教」的人性化風格。

如前所言，禪門家風，實際上是各家接引學人採用的方法不同，而形成的各自特點。方法是權，是可以也必然會千變萬化的。更何況，臨濟至宋黃龍慧南以下，已經開始對玄妙、棒喝進行檢討。黃龍有言曰：「說妙談玄，乃太平之奸賊；行棒行喝，為亂世之英雄。英雄奸賊，棒喝玄妙，皆為長物。黃檗門下，總用不著。」於是，逐漸改變原先峻烈，而且有點丈二金剛讓人摸不著頭腦的神秘氣象，趨向平易。所謂：「道泰昇平，反朴還淳，人人自有。」[註 27]星雲指出：說法同樣要從人的立場出發，不必作形而上的談玄說妙，也不標榜神通靈異，而採取清通簡約，充分人性化的方法，仍然可以說是臨濟家風的承續，是平易近人的醒世棒喝。

概括起來說，星雲教學的特點是：不談玄說妙，不標榜神通怪異，信手拈來，因機施教，幽默風趣，深入淺出，力透理路。

上述「出死入生」、「以死觀生」，從方法上講，就是立足人的立場，面對現實人生，針對普通人的教法。既然面對的是普通人，就應當用通俗的話語，日常的事例，講明農工婦孺能知、欲知的道理，否則，即便說得天花亂墜，聽的人卻是一頭霧水，又有何用？早年在寺院裡聽經的一段經歷，給星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回憶當時曾問師兄聽經如何，師兄說「講得好極了」，再問怎麼好法，回答「聽不懂啊」！星雲覺得很奇怪，聽不懂怎麼會好？所以他一再強調：

聽不懂的佛法再奧妙，只不過是束之高閣的裝飾品而已，對我們的生活一點也沒有幫助。我不喜歡談玄說妙，更不喜歡故作神秘，說些別人聽不懂的話。不論佛法中多麼難解的教理，我總是深入淺出，讓大家很容易的瞭解。就是談空論有等形而上的問題，也要設法和日常生活印證。因為佛教一旦離開了生活，便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佛法，不是指導我們人生方向的指針。[註 28]

佛法是人的佛法，人聽不懂還有什麼佛法？所以說法就應當和日常生活印證，讓每一個人都能在現實中悟，在當下解。這就是星雲說法的原則，也是星雲平易近人的臨濟禪法。

佛法談空，又說萬法非空，是假，追求的是不生不滅，超越有無的中道，確實很難用語言文字準確表述，所以有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」的不可說論。然而，星雲論此，駕輕就熟，順手拈來，隨口道出：

白居易問法鳥窠禪師，詩云：

特入空門問苦空，敢將禪事問禪翁；
為當夢是浮生事，為復浮生在夢中？

鳥窠以偈答：

來時無迹去無蹤，去與來時事一同；
何須更問浮生事，只此浮生是夢中。

浮生如夢，夢如浮生，佛說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，所以不必問，無須知，只要好好地生活在如夢的浮生，或浮生的夢中。如此輕鬆自然的說法，喚起聽眾內心的共鳴，所有人在會心處歡呼雀躍，正因為他把「生」說到了人的身邊，說到了人的心底，喚起了聽眾的信心和美感。

如果說像這樣的談詩說偈，還需要心有靈犀的話，星雲借擔水劈柴、衣食住行種種觸目皆是的事物詮釋佛法的例子，更不勝枚舉。

由佛法看，世間萬法，總在得失、進退之間。然而，得、進乃人之常情，所以無法面對失和退。故佛說「回頭是岸」；禪宗亦歌之曰：「退步原來是向前」；臨濟僧雲峰更深一層講：「種種取捨，皆是輪迴」，原本都是教人破除得失、進退的執著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不幸的是，有太多似乎接受佛法的人，只注意到失，只強調退，正像《紅樓夢》中說的那樣，「世人都曉神仙好，惟有功名忘不了，古今將相在何方？荒塚一堆草沒了」，以及「眼前無

路想回頭」。用佛法衡量，這些只是理解了非有，而不明白非空，依然是一種「空」執。如此引導世人放棄、後退，自然又同俗情相隔甚遠，而為大多數人難以理解，也難以接受。星雲對此卻有深入「中道」，而又非常通俗的說明。他說：

平常我們總以為前進顯耀的人生才是光榮的，而不知道後退的人生另外有一番風光。……所謂「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。前進的人生，是一半的人生，加上另一半後退的人生，才圓滿無缺。[註 29]

這裡，一半、一半人生的通俗解釋，顯然比許多玄奧的說理更接近常情，更符合人性。尤其其他那「跳探戈」的譬喻，把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，說得如此透徹、通明，儘管他講的是婆媳關係。事實上，星雲說的是人與人之間相處，要懂得進退，像跳探戈舞，你進我退，我進你退，「自然不會有摩擦」。說到夫妻，做丈夫的秘訣是：「吃飯要回家，身邊少帶錢，應酬成雙對，出門有去處」；為人妻者應當「溫言慰辛勞，飲食有妙味，家庭像樂園，凡事要報告」。[註 30]由此總結出「以退為進，是人生處世的最高哲理」，「懂得以退為進的哲理，可以將我們的人生提昇到擁有全面的世界」。[註 31]星雲就是這樣，常常採用貼近日常生活的事例、話語，闡釋深邃的人生哲理，以此覺迷醒世，教人悟在日常，悟在當下。

星雲著眼於大眾，融會於生活的教法，同樣表現在「用典」之清通簡約。原本陽春白雪之典故，由星雲口中道出，一變而為街頭巷尾無人不解的佛理。普遍強調，佛法破執，去情割愛，尤其要剪斷男女之情，無疑也同現實有太多的衝突。星雲為了說明「有情有愛也可以成道」，曾經引述「三茅道士」的故事：有三兄弟要到茅山修道，小弟為照顧生活在貧困之中的寡婦和四個孩子的一家，改變初衷，全心全意為這個殘缺的家庭，奉獻了九年的青春年華，並因此而成道。兩個哥哥雖在茅山苦修，卻未成正果。於是星雲指出：

俗情是重視形式，聖情卻更重視精神意義；俗情寄託於佔有，聖情寄託於悲願。絕情絕愛可以成道，有情有愛也可以成道！[註 32]

俗情是佔有的私欲，聖情是奉獻的悲願，佛家並非一概排斥情愛。這個典故的引用，就是為了說明這樣的道理。如此說法，對於那些力主破斥情愛的，主張遁隱的人來說，不也是醒世棒喝嗎？當然，這裡還可以看出星雲兼包並容，而不排斥所謂「外道」的博大胸懷。

佛法的人性、人間性，本質上就是對神通靈異的反撥。星雲幽默而又略帶苦澀地說：

我試過很多次，有一部經我講不出來，就是《地藏經》。因為，第一，我沒有去過地獄，第二，聽的人也沒有去過地獄，第三，老是刀山油鍋，實在太悲慘、太可憐。我相信佛法是帶領我們走向祥和、美好的境界，而不是讓我們生起悲慘和恐怖。[註 33]

佛教是人的，人間的，不僅不崇拜神，當然更不談鬼；只說美好的人生，而不是描繪陰森可怖的地獄。基於「人」的理念，他寧可對於經藏中的地獄之說鮮少著墨。這就是星雲。正因為如此，他特別說明：「不一定有神明鬼怪會懲罰我們，其實鬼神也沒有必要降災賜福給我們，一切都是我們自己缺乏正見，以自己的愚癡束縛了自己」，「禍福決定在自己的手裡」，「不要把自己交給鬼神，甚至愚昧的巫術之流去主宰」。[註 34]

和地獄、鬼魂緊密相連的便是佛門的經懺。經懺是制度化的宗教超度亡靈的禮儀，像日本佛教寺院保留偏僻處作墓地一樣，也是謀求生存的手段。但這種與鬼為鄰，超亡送死的習慣畢竟是佛教的枝葉。星雲對佛門循循善誘，同樣提出了人性化的要求。他說早年讀書，有一段明代高僧憨山的自述，說一日放焰口歸寺，驚醒路邊一戶睡夢中的老人，聽到他們議論說：「半夜三更走路的，不是賊骨頭，就是經懺鬼！」憨山甚覺汗顏，於是發願：「寧在蒲團靜坐死，不做人間應赴僧。」星雲對此感觸甚深，一再說明，「這是我特別重視文教的原因，即使不能不做經懺，做經懺時也要說法」。[註 35]星雲就是這樣「不以經懺為職業，不以遊方為逍遙」，依靠純現實主義的精神，化俗導世的。

從另一方面看，與地獄相對的便是天堂，就是稱為西方極樂淨土世界的彼岸。佛學雖然從根本上否定創造一切的神祇，但對彼岸世界的追求或多或少地還是帶有杳不可及的神秘色彩，而且把彼岸和此岸對立起來，因此實現理想的追求，不在今生，而在來世。禪宗早已注意到了這一點，一再說明「識得本心，便能成佛」，便可以登上佛光普照，充滿喜樂的蓮花世界，把對西方淨土的追求變成對自心的追求。如此雖然用淨心融彼岸和此岸於一體，畢竟還有點虛玄。臨濟禪進一步發揮了禪門「不離世間覺」的思想，以棒喝引導人們悟在一語一默、行住坐臥的日用生活之間。星雲無疑發揮了臨濟宗的現實主義精神，不僅講「此岸、彼岸，其實都是在我們的一念心中」，而且將彼岸置於人間，置於現在。他的詮釋是：

彼岸是能夠給人平安，彼岸是精勤向上，安住身心，彼岸是如理的智慧生活；否則，瞋恨、懶惰、散亂、愚癡，那就是此岸了。

你可以擁有此岸，但也要擁有彼岸啊！你可以把此岸建設成淨土。[註 36]

無論是此岸，還是彼岸，不僅在人的心念之中，而且在現實世界之內。彼岸是人間的彼岸，淨土是人間的淨土。星雲就是這樣，用鮮活的人生佛學，生動活潑的語言，引領眾生建設人間淨土的。

面對人的說法，星雲顯然不願板著面孔，而是以平易近人的態度，表現了智者的幽默。曾經有一信徒，由於兒子遭遇車禍，懷疑菩薩不靈，而向星雲求教。星雲說：「菩薩是很靈，但是你兒子騎得很快，連菩薩也追不上呀！」[註 37]我相信，無論是哪個信徒，還是其他人，聽了星雲類似打趣的話，都會會心的微笑。這裡，他不僅說出了佛教「自作業，自受果」的因果論，而且教人在現實生活中，如何規範自己的行為，為創建和諧的人間淨土作出自己的努力。

對信徒如此，對學者則是另一種誠懇的生動。記得他在上海的一次座談會上，同內地學者們講：共產黨說宗教是工具，很有道理。我也希望是工具，否則就沒有用了。這些話聽起來簡單，並且似乎有點自貶，但在那風趣的話語後面，蘊涵了多少意味深長的哲理，表現了他對故國神州的眷戀，以及共建人間淨土的赤子之心。

四、綜合與創意

二十世紀以來，佛教呈現明顯的多元與綜合趨勢[註 38]，星雲的人間佛教不僅是對臨濟禪的繼承，而且是對整個佛教思想的繼承，主張八宗兼弘；不僅是對釋迦本懷的追尋，而且是對古今中西優秀文化的兼包並容，充分展示了他在綜合趨勢中的博大胸懷。但僅僅綜合是遠遠不夠的，缺乏創意的綜合只能說是雜湊。我們從星雲的人間佛教中感受到的正是在綜合中的創意。慈惠在〈星雲大師十二問〉中介紹：「在佛教界堪稱『佛教的胡適』之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」，「對佛教的革新，都一如胡適先生，有其獨特的風格，而且具有多層面與多樣化的內涵」，從上面的論述中也可略見一二。由於篇幅所限，不再贅敘，容後再議。

總之，星雲對臨濟禪的詮釋，重在生、重在人、重在人間、重在現實、重在當下、重在綜合與創新。他在接引人的方法上不拘一格、因材施教、輕鬆幽默，既是對臨濟禪的活用，同時顯示出更為人性化的現代禪風。

【註釋】

[註 1] 高希均序，見滿義《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》（台北：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二〇〇五年八月）第二頁。

[註 2] 大概正因為如此，後世禪宗特別重視方法，乃至「目標置換」。星雲同樣注意到這一點，強調禪門五家七宗「各有接引後學的家風」，即「權宜之法」。《佛光教科書·宗派概論》，第一四五頁。

[註 3] 不過應當說明，棲霞山為十方叢林，不可有師徒隸屬關係，以棲霞為出家道場，只是方便說法，真正出家的地方是宜興白塔山大覺寺，直到一九四七年底方回宜興禮祖歸宗。參見慈惠〈星雲大師十二問〉，《普門學報》第十七期（二〇〇三年九月）第三五二頁。

[註 4] 林清玄，《浩瀚星雲》（台北：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，二〇〇一年十二月）第八十一頁。

[註 5] 玄中玄、體中玄和句中玄。

[註 6] 即言中無造作（破除執著）、千聖入玄奧（不執言句）、理超四句，體絕百非，即超二元對立。

[註 7] 根據受法者根器不同有奪境不奪法、奪境奪法不奪人、人境俱奪、人境俱不奪。

[註 8] 《人天眼目·臨濟門庭》。

[註 9] 佛光星雲編著，《佛光教科書·宗派概論》（高雄：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，一九九九年）第一四五一—一四六頁。

[註 10] 同 [註 4]，第二二三—二二四頁。

[註 11] 滿義，《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》（台北：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二〇〇五年八月）第十三頁。

[註 12] 同 [註 4]，第七十五頁。

[註 13] 同 [註 11]。

[註 14] 同 [註 11]，第七頁。

[註 15] 同 [註 11]，第三十七頁。

[註 16] 見程東編，《臨濟宗門禪》（成都：成都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）第一八二頁。

[註 17] 法演對一參禪的士人說：「頻呼小玉原無事，只教檀郎認得聲」，侍者見雞飛欄杆而鳴，作詩云：「少年一段風流事，只許佳人獨自知。」受法演稱許。

[註 18] 同 [註 4]，第一四八頁。

[註 19] 同 [註 14]。

[註 20] 同 [註 4]，第一四九頁。

[註 21] 同 [註 4]，第一三七頁。

[註 22] 同 [註 4]，第四〇〇—四〇一頁。

[註 23] 同 [註 4]，第一五〇—一五一頁。

[註 24] 同 [註 4]，第三六〇頁。

[註 25] 上引見同 [註 4]，第一四一—一四二頁。

[註 26] 李端願問臨濟僧達觀：有無天堂地獄？達觀要求他了卻自心，不思善，不思惡。李卻說他知道了生。達觀便問生緣何處？李茫然。達觀抓其胸說「就在這裡」！李悟，並說：「只顧貪快，不覺迷路。」達觀說：「百年一夢，如今才醒。」

[註 27] 《黃龍慧南禪師語錄》。

[註 28] 同 [註 4]，第八十三頁。

[註 29] 同 [註 4]，第一五四頁。

[註 30] 星雲大師，《星雲大師講演集(四)》，轉引自滿義，《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》（台北：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二〇〇五年八月）第五十頁。

[註 31] 星雲大師，《迷悟之間(六)·赤子之心》（台北：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二〇〇三年七月）第二四二頁。

[註 32] 同 [註 4]，第三七八—三七九頁。

[註 33] 同 [註 4]，第二六一—二六二頁。

[註 34] 同 [註 4]，第二八四—二八五頁。

[註 35] 同 [註 4]，第三五三頁。

[註 36] 星雲大師，《迷悟之間(四)》（台北：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二〇〇二年十月）第四十八—四十九頁。

[註 37] 同 [註 4]，第二八五頁。

[註 38] 參見拙文，〈中國近代佛教的再思考〉，《雲夢學刊》（二〇〇四年）第五期。